



■ 周恩来、邓颖超和侄儿周尔均、侄媳邓在军(1962年)

多年后,王昆、郭兰英大姐告诉我,在她们的艺术成长过程中,也曾多次聆听过总理的类似教诲,侧重点是要他们保持自己的特色,保持民族的优秀传统。王昆大姐给我讲了一件事:五十年代,她想去苏联进修音乐,总理知道了,支持她去,但是嘱咐她:“你学习可以,但你一定还是你王昆,不要我们在收音机里一听,哟,这是谁啊?听不出是王昆,那可就不行了。”学习回来后她给总理汇报演出过一次,那次总理似乎不太高兴。后来,她还是硬着头皮到总理跟前去了。总理对她说:“这些可不是你过去唱的曲目嘛!你还是唱你的民歌,你从前那种唱法还会不会?”她说:“会的,我马上就可以唱出来。”过了几天,总理和邓颖超大姐应她邀请看东方歌舞团的演出,听了她唱的民歌。晚会后他俩到了后台,总理说:“哎呀王昆,你今天唱得非常好!”邓大姐也说:“今天听了你唱的歌,我们好像又回到延安了。”

感谢生命的美意

廖 智

23.继续往芦山深处开去

毫无疑问,我没有接受这个邀请。去上海,或许的确可以影响一些电视观众前往灾区支援,但没有救援经验的志愿者到了现场,很有可能会帮倒忙;去灾区,我这样一个被埋过、被救过的人,完全知道在那种情况下如何才能帮上忙。我去意已决,这个电话完全不会干扰到我,但我妈不一样,她毕竟还是不希望我涉险的,接了电视台的十几通电话之后,她就有些心软,要不是我爸坚定地站在我这边,她又该动摇了。我爸说,电视节目随时都可以去上,但灾区的救援时间宝贵,这个时候去才能帮得上忙。

既然如此,电视台的编导也不指望我能去上海了,但对于这个新闻线索,他们也不愿意放过。他们请求我们带上两位电视台的摄像师同去灾区,记录下全程的救援经过。

离雅安越来越近了,路上的气氛也越来越紧张。一路都没有灯,我们的车队旁总是有警车呼啸而过。进入雅安地界之后,道路开始变得非常拥堵。我们本来还有一部分朋友是从成都出发的,打算路上找机会碰头,一起去灾区救援。可路上实在是太堵了,虽然一路保持联络,我们绕了几乎整个晚上,却始终未见下面。

时间还在流逝,天色不断变暗。为了抓紧时间进震区,我们一路都没有停下来休息。大家轮流开车,从深夜一点一直开到天亮,每个人的脸上都挂满了倦容。

到了早晨六点多,我们还没有进芦山,就已经累垮了。我们把两辆车都停在一座桥的桥底下,稍事休息。大家东倒西歪,很快各自找到了小睡的位置。有人睡在前排,有人睡在后排,还有人找东西垫了垫,倒头就睡在了桥底下。还没睡踏实呢,闹铃就响了。我们一共也没休息四五十分钟,就赶紧起来准备继续上路。简单的早餐之后,大家做出了一个决定,为了节省空间,更好地运送物资,我们把两辆车整合到一起,所有人都挤到其中的一辆车上,然后把物资集中放在后面的车里。

海棠花前·绽放的记忆(2)

“肃反”与运动会门票

1955年初夏,我陪同尔均又一次来到海棠花仍在盛开的西花厅。多年未见七伯、七妈的尔均心情分外激动,伯伯、伯母也很高兴,花了半天时间和我们畅谈。他俩仔细询问了尔均这些年的情况,包括在哪儿上学,怎么参军,打仗是否勇敢等等,并不时插话给予鼓励。谈话中,七妈问起尔均入党转正的事情。尔均入党已经一年多,曾写信给七伯和七妈报告过喜讯。那个年代,入党要有一年候补期,在这期间接受党组织和群众的监督审查,非常严格。预备党员,有的因为表现不好延长了候补期,有的甚至被取消党员资格。因此,七妈曾经勉励尔均,要他争取“如期转为正式党员”。这天,当七伯、七妈知道尔均已经如期转正,都欣慰地笑了。七妈说:“要再一次向你祝贺!”

尔均告诉伯伯,他这次出差,来京的主要任务是向总后机关汇报本单位的“肃反”情况。说到这里,伯伯的神情一下子变得凝重起来,他让尔均谈谈具体情况。尔均在汇报时列举了一些具体数字:他们单位查出了多少反革命分子、多少人有严重政治历史问题、多少人有一般政治历史问题,等等。伯伯听得很仔细,中间又转过头来问我:“你们海军文工团也搞肃反吗?也查出有反革命吗?”我说:“是,不过我们那里查出的问题好像不多。”伯伯皱起浓眉,思考了一会儿,然后说:“西南地区解放得晚,国民党残留的特务、土匪、恶霸多,开展肃反运动很有必要,查出问题也是正常的。但是,你们毕竟是部队,尔均的部队也只是一个军级单位,

不应该有那么多反革命,也不可能有那么多人有严重政治历史问题。如果搞扩大化了,会伤害很多人,关系到他们的政治生命。”他接着问尔均单位的领导人是谁,尔均说:“主任胥光义(后曾任总后勤部参谋长、副部长)还未到职。政委卢南樵,是原西南军区后勤政治部主任。他俩都是老红军。”七伯摇摇头说:“我不很熟悉。这样吧,尔均,你把我上面说的话转达给卢南樵同志,就说这是我周恩来的意见!”

伯伯的吩咐让我和尔均都感到很意外。我已经听说过,伯伯从来不让亲属传他的话,也不准替人转信或传话,这是周家的一个重大原则,伯伯这次为什么会破例呢?尔均没敢多问,回到重庆,马上给党委书记、政委卢南樵(后曾任总后勤部政治部主任、第二炮兵副政委)作了汇报。南樵同志立即召开常委会,传达学习周总理的指示。这次常委会作出了一致决议,认真贯彻落实了总理指示,从而及时纠正了偏差,避免了肃反扩大化。

事后我和尔均议论过这件事情。当时,按照中央分工,总理已经不再分管军队的事情,对一个具体问题,如果按组织系统转达,再层层研究、逐级落实,要费不少周折;而且,有些人 and 事一旦作过处理,再纠正就困难了。所以,伯伯从保护人的政治生命的最高原则出发,果断地打破了不让亲属传话的惯例,采取了最简单直接也最有效的方法。可以说,这是他心中始终装着人民,尽其所能、最大限度地保护干部和群众的又一生动例证。

那天,七伯、七妈和我俩一起用餐,我也又一次吃到了他们家的梅

干菜。尔均吃饭时不小心咬破嘴唇,七伯、七妈马上让人把医生找来,及时作了处理。七伯关心地嘱咐:“你们年纪轻,生活中要加强自理能力,小事也要注意。”我们告别时,伯伯又把一个精致的小盒子递给尔均。伯伯说:“多年前在上海见面时,你还是个孩子,现在你已经长胡子了。这把刮胡刀送给你,以后要记得刮脸。”据成元功同志告诉我们,这个刮胡刀,是不久前英国代表团访华时送给伯伯的。伯伯在日内瓦会议上展现的过人外交风采,赢得了英国外交大臣艾登的高度赞扬,英国人对伯伯十分敬佩。伯伯把这个刮胡刀赠给尔均并亲切叮咛,既体现了他对晚辈的亲切关怀和细心周到,也从一个侧面表明,伯伯对仪表和礼仪的高度重视。他历来是这方面的表率。伯伯身边工作人员告诉我,他有时一天会见几批外宾,常常见一批就要刮一次胡子。尔均受伯伯影响,从此也很注意自己的仪表整洁,不过,这个刮胡刀可能会有些埋怨,因为还没正式上任就“下岗”了——尔均舍不得用,一直珍藏到现在。

北京当时正要召开第一届全国工人运动会,伯伯让人拿来两张开幕式的票送给我俩。伯伯说:“我也没什么好招待你们的,送这两张票子,你们明天一起去看吧。”伯伯在亲手给我们票的时候,又特别交待了两件事:“一,这张票子不要送给别人;二,要坚持看到底。”

我们答应了,却没有认真想一想伯伯为什么要强调这两点。这是解放后第一次举行全国性运动会,开幕式在北京先农坛体育场举行,座位很好,紧挨着主席台。

可是,我们两人对有些体育项目的兴趣不是很浓厚,又是久别重逢,相处的时间宝贵,有些坐不住。看了一会儿,尔均说:“后天就要回重庆了,不知什么时候才能见面,咱俩去照张相吧!机关同志托我带的东西还没去买。”这话正中我下怀,我立马就站了起来:“走。”

我们都忘了总理的谆谆叮嘱。第二天,我们又到了西花厅。伯伯笑着问:“你们见到毛主席了吧?”我莫名其妙:“毛主席?没见到啊。”

伯伯说:“怎么,你们没去看开幕式?”

我突然想起了总理的叮嘱,有些惭愧:“我们没看完就走了。”

伯伯苦笑着叹了口气说:“你们这些孩子啊!”

七妈在一旁解释说:“你们伯伯对党和国家的机密,总是守口如瓶,从来不和我说,我也不问。他知道毛主席要去看运动会,因为有事,中间才能去,但伯伯又不能事先告诉你们,只好预先给你们打招呼,叮嘱你们坚持到底,是想给你们亲眼见一次毛主席的机会。”

那时候,人们能有机会去一趟北京就很不容易,要想见到毛主席,更是千载难逢的幸运。这件事,我们自然后悔不迭。

伯伯还问我们,退场后票是怎么处理的,我们说门口等票的人很多,送给他们了。伯伯批评我们缺乏安全观念,因为我们的位置紧靠主席台,不应把票随便送给不认识的人。这件事让我深深体会到总理对后辈的爱护,也体会到了他高度的组织纪律观念、保密观念和对毛主席的尊敬。

17.岩龙被害

刀二羊回来已经好几天了。这天夜里,他闭上眼睛迷糊过去,就被一阵呼喊惊醒:“刀医师,刀医师!”他披衣出门,见依拉娣一脸焦灼地站在门口:“我家岩龙今天一大早就到县里去了,到现在还没回来。”

刀二羊听白连长说过,岩龙是我方的一名情报员,境外有人送了情报来,放在他的小店里,有关部门会派人来取。所以听说岩龙去县里了,刀二羊并不在意:“你家岩龙一定有事耽搁了,不用着急。”

可依拉娣劈头就问:“那天你和艾蛟在我家留下的是什么货?”

刀二羊一惊,那天艾蛟留下的那些货里有毒品。这事他自然不能说:“我只是搭他的顺风车,哪知道。”

依拉娣说:“有一包货,艾蛟对岩龙说取货的人会给一个镶金的玉佛挂件,你接下那挂件就把货给他好了。前天中午,果然有个女人拿着一块镶金玉佛挂件来换走了那包东西。我觉得奇怪,为什么那包东西要用这么贵重的挂件来换?就问岩龙那是什么东西?他说上面有纪律,不管传递什么,都不能打开看的。可想不到昨天半夜,突然来了几个蒙面人,把我和岩龙都绑了起来。他们说有一块山青人的宝贝在这里,要我们交出来。可我们哪有啊,只有那一块镶金玉佛挂件,可蒙面人看了一眼就扔掉了。他们一个劲在店里乱翻,最后找出一块红绸布包着的石头,就硬说我们把那宝贝掉了包。他们一直翻腾到天快亮了,才骂骂咧咧地走了……”

刀二羊听得心惊肉跳。当时他把石头放进货包是为了迷惑艾蛟。现在艾蛟果然派人来找了。看来他早已心中有数。这头狐狸已盯上自己了,可惜还拖累了岩龙一家。尽管心明似镜,嘴上只是问依拉娣:“歹徒抢劫,寨里有人知道吗?”

依拉娣摇摇头:“我们的小店在路口上,离村寨还有一段路,半夜发生的事,寨子里的人不会知道。艾龙觉得他的工作特殊,也不好对寨里人说,就一早到县里找公安去了。可他现在还没回来,你看会不会出什么事啊?”

看依拉娣眼泪汪汪的样子,刀二羊只好耐住性子劝她回了家。一天又一天,丈夫还是

杳无音信。万难忍受的依拉娣只好亲自到县里去找。走了一天的山路,依拉娣到达县城时,已是傍晚,但见城里满是揪人、打倒走资派的大标语大字报,街上的人也行色匆匆。她好不容易找到了县公安局,那里也在搞“文化大革命”,没人接待,也没人回答她岩龙的去向。正急得六神无主时,她抬眼看见了一个熟人,他到她家来取过几次情报。她急忙追上去:“王同志,我家岩龙到县里来已经好几天了,你看见过没有?”王同志欲言又止:“听说出了点事……”“出什么事了啊?”依拉娣急了。

王同志叹口气:“我也说不清楚。反正,像我们这样过去为政府做过情报工作的人,都有‘里通外国’和‘叛徒’、‘特务’的嫌疑。”说罢,他又悄悄把依拉娣拉到了一边,“天快黑了,我带你去找家小旅馆住一宿,明天一早快点回家去吧!要是被迫反派知道了,连你也会被抓起来的。”依拉娣无奈,只好回了家。

过了几天,公安局终于派人来了。但他们只取走了那个挂件,说这是贩毒的证据。

又盼等了三个月,一天岩龙突然被押回了寨子,关在了寨里一座已废弃的庙内。当天晚上,依拉娣被允许与岩龙见了一面。岩龙又黑又瘦,目光呆呆的。依拉娣上去就扑到了他的怀里。岩龙紧紧搂着妻子,一个劲摇头叹息:“依拉娣啊,我要当冤死鬼了!”依拉娣哭着说:“天神英帕雅在上,你从来没做过坏事,难道政府会冤枉你?”丈夫也带着哭腔长叹了一口气:“依拉娣,如果我死了,你要好好活下去啊!”依拉娣还在挣扎:“不,不会的!你是好人,我不相信,不信……”

依拉娣不信的事情发生了。第二天,县公安局革委会在芒果寨召开了公审大会。大会上拉的大标语是:“打倒里通外国、勾结国外反动势力、贩卖毒品、破坏文化大革命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岩龙!”岩龙的名字上被打了大红叉。

会后岩龙就被拉出去枪毙了。岩龙的遗体不允许葬在寨里的公共墓地“龙林”里,依拉娣只能将他埋在被称作“坝消先批”的乱坟堆里。她偷偷地在上面种了一小丛凤尾竹作为标记。

魂之歌



竹林